

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文化悬疑作品



大收藏家之
RENMIANGU
人面鼓

红娘子◎著



大收藏家
RENMIANGU
人面鼓
红娘子◎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收藏家之人面鼓/红娘子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80171 - 284 - 4

I. 大… II. 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8414 号

书 名: 大收藏家之人面鼓

作 者: 红娘子

责任编辑: 颜 箐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4060749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刷厂联系。

目录

CONTENTS

他们曾经盛极一时，却难逃亡族灭种的命运。

生死存亡之间，整个部族最核心的秘密被缝制在人面鼓里，
连同全族最恐怖的咒怨传承至今……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1章	邮包	001
第2章	离家	006
第3章	酒吧	014
第4章	艺人	024
第5章	结怨	031
第6章	赌债	043
第7章	明朝玉带	058
第8章	启程	072
第9章	迷失	084
第10章	高人	099
第11章	梦醒	113
第12章	昏厥	135
第13章	绝命的十五米	154
第14章	会合	170
第15章	猫耳洞	187
第16章	逃生	203
第17章	绮梦	217
第18章	那时花开	234
第19章	错爱	249
第20章	回魂	261
第21章	伊人何处	281

第①章 邮 包



在梧市，你可以不知道车站在哪里，市政广场在哪里，可是，你不能不知道月耳巷。

梧市并不大，“东富，南贵，西旧，北贫”。而这“西旧”的来历，是因为梧市的西边还保留着旧城的风貌，青石路、砖瓦房随处可见。

月耳巷本来是西旧一个不起眼的小巷子，到了八十年代，一批精明的古玩商人自发组织，在月耳巷建立了一个地下古玩交易市场。

一直到九十年代，梧市文化局把这里整合成为一个正规的古玩交易市场。地下的东西也放到了台面上，声望一时无两。

月耳巷的白天，繁华得跟菜场一样，一眼望去，朝街的古董店面一家连着一家。

那些没铺面的，只好铺张牛皮纸，紧密地摆放着众多物品：古币银元，首饰玉石，砚台字画，瓷器玉壶，香炉佛像……

但是，月耳巷的晚上，寒森森的，像个被时光遗忘的死角，连空气都是凝重的，由于古董商户们平时有事无事也都喜欢谈鬼神之事，说得有板有眼，听的人不信都不行。

何锐的“聚友斋”就在月耳巷南口第三间，他和搭档吴立一人鉴宝一人打理日常生意，只要由何锐过手的古玩价格总能连翻几倍，在累积财富的过程中，又能品玩各种宝物。个中滋味不为外人所道。

这一天，搭档吴立找了个借口早早地跑出店外鬼混，剩下何锐独守店铺，从日当正午到夕阳西下，一个顾客都没有。

何锐见天色已不早，又望了一下街头，那些摆摊早已经消失不见，幽长的月耳巷一片静寂。

上木板门的时候，外面已经渐渐地黑起来，这时，他听到了店里一声沉重的叹息。

何锐停住手，狐疑地向店内望了望。店子并不大，一眼能望到头，除了临门那边，其余三面墙面都被木架隔成一格一格的，黑色的木架上错落摆放着某种野兽的皮毛、湘西的傩面具、传说中被巫术缩小的人头骨、藏天珠、密宗法器等等。

何锐自嘲地笑了笑，真是自己吓自己。他想若无其事地将剩下的几块木板上完，却分明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这是怎么啦？他感觉到那一刻自己最清晰的意识就是逃离，尽快地逃离这个店子，这条街。

终于装到了最后一块，接下来，用铁锁从下面锁上就可以了。

他心里的那份预感适时地发生了，咚、咚、咚咚咚。

一阵雨声般的鼓声，在木板门的后面响起，声音不大，每一声却都穿进他的骨髓深处。

下午的时候，正在打盹的何锐被女友沈青凌那清脆的声音惊醒，“何锐，快出来拿你的破包裹，怎么寄到家里了？我怕你有急用，就送来了。”

何锐跑到大街上，接过沈青凌的包裹。沈青凌死活也不肯进店来，确切地说，自从两人恋爱，她就没迈进过这店子一步。

当年何锐和沈青凌恋爱，他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其中不乏挖墙脚、舆论打击情敌等手段，才终于抱得美人归。

而沈青凌第一次到何锐家里做客，就出了事。

当何锐把沈青凌引进书房，沈青凌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当她听到何锐要自己闭上眼睛时，心扑扑直跳，充满了柔情蜜意，脸上那洁白的皮肤透着一片桃花，以为会收获一个很热烈的吻。

却不想，等她充满希望地睁开眼睛，一抬头就看到一块头盖骨。

这头盖骨是何锐最得意的一个藏品，为了让自己最爱的女人看到，他花了大量心血，一带女友回屋，他就欢喜地拿来献宝。

然后，等着吻的沈青凌感觉爱情粉红的气泡，全都炸开了，眼前一黑。而急于和沈青凌分享的何锐只听“咚”的一声，就看到大美人倒在自己怀里。这一场恋爱的开端——第一次书房约会，就是沈青凌一句话没说就给吓晕了过去。

这场祸事差点让何锐经营已久的恋爱计划告吹，还好后来及时修补。不过打这事起，沈青凌就再也不愿意看到什么宝贝、藏品之类的东西。

于是沈青凌连小店也不愿意进了。

沈青凌递来长方形的包裹，入手很沉，寄自四川，却没有邮寄人的姓名，这让何锐有些疑惑。

他摇晃了两下，听到里面货物相撞击的声音：“不会是定时炸弹吧。”何锐紧盯着包裹，猜测着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

何锐迫不及待地撕开一条豁口，把手伸了进去，入手一片冰凉，触觉告诉他：是一件铜器。他猛地往外一扯，一件五彩斑斓的物件出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一个鼓，鼓头和鼓身合为一体，上面刻着一道道蚯蚓般的字符，而另外一头却用黑色的布包着，用手指轻弹发出“咚咚”的声响。

鼓身上的图画以绿色、红色和古铜色为主色调，图画的正中央是个太阳，太阳的四周是一条河流，河流边围绕着巨鹰、耕牛、奔马等动物，栩栩如生。

画上有很多人物，有的耕作，有的举弓，有的持盾。而最为醒目的是一个身穿五彩服饰、头戴斗笠的舞者，他双手上举、五指张开，呈跳

跃状。

那幅鲜艳的图画，仿佛是新刷上去的，背景上的绿色仿佛要滴出油似的。但用手一摸，却并非如此。

“这应该是某个少数民族的图画。这类风格的画我有些眼熟……”何锐沉思起来。

他用指头轻敲着鼓身，这鼓身明显是铜铸的，却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看样子古旧，而图案色彩却很新鲜。这时何锐开始注意到鼓头包裹着的黑布。

就在揭开黑布的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定格了。何锐瞪大了双眼，直直地盯着那面鼓皮，身上的汗毛一根根地倒立起来，从后背一直到头皮，“轰”地炸开了！

那面鼓皮居然是一张女人的脸！

是的，那是张女人的脸。它的主人应该很年轻，因为整个鼓面看不出一丝褶皱。嘴唇，眼睑，鼻梁的接缝口，都用了一种很细的线缝合了起来。而这又是张美丽的脸，椭圆形的脸蛋，羊脂美玉般的肤色稍微透着黄，显露着历史的痕迹，柳叶眉，微微上翘的嘴唇，是一张东方美人应有的面孔。美中不足的是，她的鼻梁是塌下来的，应该是制作者为了保持鼓面的平整，才故意为之。

看着这张脸，沈青凌心里一阵疼痛，女人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脸，没想到却有人那么残忍，居然把这张美丽的脸做成鼓面。如果说这就是那些所谓艺术家的杰作，那么那些人简直是丧尽天良！

何锐也被这张脸震惊了，震惊中却带着一丝欣喜。收藏鉴宝那么多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古怪的东西。结果显而易见，何锐开始喜欢上了这面鼓，还给它取了个很贴切的名字——人面鼓。

沈青凌一看到这张人脸，就飞快地跑了，她对这种东西的害怕程度不亚于老鼠看到猫，何锐只得看她跑得远远的，幸好当时没人注意到这

一幕。电话响了，他把东西一包，顺手放到了一个柜子里。

因为那个电话是吴立来的，说了几件新货的事情，他一分神，把那个人面鼓给忘记了。关门的时候想了起来，最多的念头就是：那个人面鼓，难道活过来了？

何锐想夺门而逃，但好奇战胜了恐惧，他还是把灯全都打开。问题是，这店里为了让客人看不太清楚宝物，灯也很是昏暗，在这灯光晃动下，听见书柜里的脚步似乎一点点要走出来了。

何锐拿起柜台里的一把军工刀，一边问道：“谁？”一边去开柜门。

那柜门一打开，灯光慢慢地射进柜子里，那黑暗的一角里有一个人影缩成一团儿，何锐感觉像是被人用冰冷的手在一下一下地揪着后脖子，全身的毛孔一下子全都竖了起来。

但他还是生硬地问道：“谁？是谁在里面？”

那人缓缓地转过身来，那张美丽欲绝的女人的脸，在灯光下咧开嘴，笑了。



第②章 离 家

何锐正站在店里，对着柜子喘气。

“三叔，你不是吓到了吧！”不远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正有一口没一口地吃苹果。

“莫渐新，你来我这里做什么？你知不知道刚才我差点就一刀把你小子给报销了。”

就在何锐看到人面鼓上的女人活过来之后，已经吓得忘记了自己是谁，准备尿裤子的当口，那人影开口了：“三叔，是我，小莫子。”

何锐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小侄儿莫渐新躲在书柜里面。原来这人面和鼓之间有一道接口稍微用力一扭，就能把人面和鼓身分开。于是，莫渐新戴着人面鼓在那里恶作剧。当叔叔的，不容被小辈看扁，何锐强撑着吼道：“滚出来，我以为是小偷，差点儿动刀。”

“不是啦，我不敢让你看到，我怕你告诉我妈。”小莫子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我告诉你妈什么啊？我和你妈那个更年期大婶有什么好说的。”

正吼着，电话响了，拿起来一听：“何锐，你看到我儿子吗？”

那语气更是不善，吼得连小莫子在手机三米之外都吓得脸白。何锐看到小莫子那先前不在乎的样子全都没了，半跪在地上，又是抹脖子又是上吊，求着他不要说出自己在这里。

“啊，哇，哈……”何锐不知道说什么是好的时候，何善丽又开腔：“要是莫渐新去你那里，你就告诉他，有本事离家出走，就要有本事不回来，要是回来，我非扒他的皮、抽他筋不可，你给我记好了。”

挂了电话，何锐对着在地上做可怜巴巴讨饭样的小莫子拍了拍自己的额头，叹了一口气：“好啊，你小子，连你妈都敢反，还离家出走了。”

“三叔，你对我最好了，你要把我送回去，我肯定生不如死，我跟你混，做牛做马。我妈那脾气，你还不知道，火山爆发的时候一定要跑远一点？”小莫子说得有理有节。

“你为什么惹她这样？都要离家出走了？”

“唉，一言难尽，其实我也就是拿她的化妆品出去换了一点钱，然后购了一把刀。”

“一把刀？”

“嗯，九百多块钱，游戏里的刀，嗯，三叔，你不玩游戏太老土了，说了你也不懂。”

“你拿你妈那价值上万的化妆品，换了一把刀，而且还是游戏里的刀？”

“没错。”

何锐笑了笑，说道：“你滚吧！我可不敢收留你，你妈会放火烧我店的。”

小莫子一听这话，又跑到书柜那里，把门一开，躲了进去。

何锐拍门道：“出来，那里面东西都是宝贝，弄坏了你可赔不起。”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反正我欠你姐俩的又不是千儿八百，你们就都不要我吧！”小莫子一副无赖样，手里拿着何锐的宝贝一点也不肯放松。

何锐一看那副不要命的架势，只得点头道：“好好，我收留你这几天，不过你听好，你妈气消了，你就得回去。”

小莫子看自己的目的达到了，欢呼着跑了出来，手里还拿着那个人面鼓，何锐指了指那个东西问道：“你怎么不怕啊！”

小莫子把人面鼓翻来覆去看了几眼：“有什么好怕的，这是死的又不是活的，怕什么？”

何锐看着这个愣头青，久久不能答话，这个侄儿好像天生就不知道什么叫恐惧，天下能让他怕的东西还真没生出来。

何锐早晨醒来的时候，沈青凌已经去上课了。沈青凌现在已经是历史系的研究生了，看样子还要上到博士才肯罢手。

小莫子睡的那间房是何锐的书房，何锐进去看了眼睡得跟死猪一样的侄儿，喊了几声都没有应，他正准备去洗脸，却看到小莫子的枕头上有一张人脸，乍看像是一个女人睡在床上，细看就知道是那个人面鼓被放在枕头上。

何锐心里有一种尖锐的不舒服，但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随手把那个人面鼓放在书桌上，何锐寻思：小莫子昨天怎么给拿回来的，他当时怎么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呢？

何锐准备好早餐，等小莫子吃完再赶到店里，都快十一点了。柜台上摆放着好几样古玩，而吴立正对着一件青花瓷瓶一筹莫展，看到他来，一脸抱怨，意思是怎么又迟了这么久，供货的人早来了。

供货的是老王，是个在农村淘宝的二道贩，这人眼力还行，和何锐他们做过几次买卖。

何锐朝两人打了个招呼，便拿起那瓷瓶观察起来。这青花瓷瓶粗重而厚实，花纹蓝中见黑，瓶底有一片土黄色的印渍。何锐料想这东西应该是件明器，原因是瓶底常年与泥土接触，渗入了土气。这样的宝物确实少有，而老王的要求价很高，难怪吴立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

来回地翻查了几遍，何锐心里有了点谱，便拿起瓷瓶凑在鼻尖，朝那团土黄色印渍嗅了嗅，却马上皱起眉头厌恶地摆在一边。然后用一种很玩味的眼神盯着老王，把老王看得面红耳赤。

那团黄渍哪里是土气渗的，仔细一闻就知道是尿泡后用茶蒸的，拿点温水抹几下保证一手黄印。

也不管老王是否有心，何锐继续翻查着柜台上另外几样物品。当他拿到一方黑色木制砚台的时候，入手明显一沉，随手翻了两下看到磨破的边角隐隐泛出紫红色，何锐的瞳孔稍微收缩了一下，却不动声色地放在原处，又随意看了几样物品，才和吴立耳语几句，走进内堂。

泡了壶香茶，何锐坐到太师椅上，眯着眼把玩着手中的狼牙吊坠。这颗吊坠是他最喜爱的藏品。众所周知，狼牙的坚硬程度非同一般，如果想取得一颗狼牙，必须要杀死它的主人，然后整个卸下狼的牙床，敲碎，才能得到完整的狼牙。而这颗狼牙正好是这一口中最利最长的獠牙。是他内蒙的朋友送给他的。得到以后，他就一直佩戴在胸口。

悠哉地搓着洁白光滑的狼牙，在茶香中感受着狼牙里所蕴藏的那股孤傲与野性，何锐的眼光却一直盯着吴立那边。吴立此时正照搬何锐的原话，逐一地阐述着那款青花瓷的破绽，直说得老王灰头土脸，然后像挑破烂一样挑选着老王的货品。直到最后才象征性地买下几样，其中包括那方黑色砚台。

把老王打发走后，吴立才把那方砚台递给何锐。何锐沿着磨损的边角，用指甲小心地刮掉油漆，露出一片紫红色的木料。直看得何锐眉开眼笑，这才对吴立问道：“这块砚台价格多少？”

吴立笑道：“一千五，差不多杀到底价了，老王这二道贩子不用和他客气。怎么，这砚台有什么门道？”

何锐又好气又好笑地指着那方砚台说道：“紫檀砚台用黑漆，这本无可厚非，却不知道哪个败家的涂了这么厚，把木质的色彩和纹理全掩住了，以至于给人感觉除了重一点，没有别的观赏性。你拿去把油漆去掉，用专用漆涂上薄薄的一层，价钱就能翻个八九倍。如果你懒得找人翻新，直接以六倍以上的价格卖给缘木轩的木头李也成。”

吴立沉思了一下：“一过手就赚近万，还省去好多工夫。反正古家具这一块老李比较在行，还做了个顺水人情。这买卖可行，我马上就给

他送去。”

何锐点了点头，心想吴立的确是块做生意的好材料，就看今天他对付老王那手声东击西，也够好多人学的。他暗自感慨自己鉴宝不错，看人也不差哪儿去。

俩人正在闲话的时候，外面进来一个戴金边眼镜的人，自称姓廖，专程来请何锐看一块玉，这也属于何锐的生意范畴，于是他接过了玉细细地打量起来。

“廖先生，不瞒您说，这件东汉双螭首玉璜其实是赝品。”过了一会儿，何锐摘下眼镜，把手中的玉器放在绒布上，朝对座的廖先生说道。

“什么，这是件赝品？我可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廖先生睁大了双眼，难以置信地瞪着何锐，心里一阵恍惚。他知道，何锐在收藏界可是出了名的神眼，只要是从他口中说出的，肯定分毫不差。

“廖先生您看，您这件玉器上面阴刻有龙纹，整个样式也跟西周的风格差不多，玉质手感也不错，从外观和手感的角度来说，做得不错。那么如果要区分它的真伪，就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看。这件玉器的问题就在于它的穿孔。古代的任何一件玉器都有它固定的用途。西周时期玉璜的佩戴是在它两端各穿一个孔，也就是说弧形这部分是朝下的，这件玉璜恰恰相反……”

“停，停一下。”廖先生挥手打断了何锐的话，“何老师，我并不想听那些什么文化什么历史的，只想知道这样东西的具体价钱是多少。”

“这样啊……”何锐淡淡地一笑，“两千五到三千，这是它玉料和雕工的价钱。”

“才这么点。”廖先生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瘫在椅子上，不时拿手帕擦拭着额上的汗珠。何锐暗想，这老小子肯定花了不少钱在这块赝品上，肉痛是肯定的。

两人就这么沉默了许久，直到廖先生接受了这个事实，才又展开了话题，“何老师，关于这块玉，除了像您这样的鉴宝大师，应该没多少

人能发现它的真实价值啦？”

何锐眼中闪过一丝异样，随即点了点头：“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算得上赝品中的上品了。除了专家，确实很少有人能辨出真伪。”

“那么……”此刻廖先生的脸上稍微恢复了一丝红润，包好那块玉器，放进衣服口袋里，又很小声地说，“何老师，请您千万别把我今天来找您的事说出去，包括这块玉的真正价钱。”

何锐瞄了他一眼：“怎么，你还想捞点回来？”

“嘿嘿，这个是给您的酬劳，我先走了。”廖先生晒笑着，放下一个信封，准备离开。

“站住！”何锐脸色一变，把桌上的信封递还给他，“钱拿回去，以后也别再找我鉴宝了，不送！”

廖先生尴尬地接过信封，退出门去。何锐看着他的背影，不禁摇了摇头，暗想，不知道又该谁倒霉了。

就在这时，那廖先生又转回头进来，拿出身上的一个玉石酒杯道：“你看这个值多少钱？”

何锐不想再答理他，只是转头和吴立说话。不一会儿，见那个廖先生已经离去，而那个玉石酒杯却放在了自己柜台的一角。何锐拿过玉石酒杯只看一眼就放在一边，心想那个人会回来取东西的。

不过这事儿，本身也很怪，昨天收到一个不知道是谁寄的人面鼓，今天又有人莫名其妙留下个玉石酒杯，虽然都是不值钱的东西，但处处都透着怪味儿，何锐怎么也想不明白。于是，又坐了一会儿，喝了几口茶，便招呼着吴立把店关了。

关了店门，何锐便和吴立一起在月耳巷大街上转悠着，这是他们每天的习惯，他们曾经就在好多不起眼的地摊上淘到过宝贝。不过今天商贩们卖的都是些平常货，逛了一圈，没几样东西能入何锐的法眼。

两人正准备打道回府，却听到一旁人群里传来一阵鸭公嗓子般难听的声音：“乡巴佬儿，你侯三爷这块玉佩可是正品古玉，驱邪避凶的好

东西，添两百换你那破香炉钵钵，已经赔了大血本，怎么着，你还不乐意？”

何锐和吴立对视一眼，心想有热闹可看了，于是挤进人群，一眼就看到月耳巷卖假货出了名的侯三儿正拎着块玉佩朝一个老汉指手画脚。

那老汉一看就是老实巴交的农村人，怀抱着一个擦得锃亮的铜制香炉，一愣一愣地说：“侯……侯三哥，您……再加点个不？”

侯三儿大手一挥，“不加，再加就亏到老家了，一口价，两百加这古玉。”

“那……我不卖了。我找别家去。”

那老汉说着就要走，却被侯三儿一把拉住：“乡巴佬儿，侯三爷给你透透底，我不买这条街的都不敢买。哼哼，你还是卖给我好……”

看到这里，吴立终于忍不住了，冷冷地说道：“哟，侯三爷这是半买半抢啊。难道这月耳巷的规矩是你定的？”

听到这话，侯三儿脸色一黑，吼道：“谁他妈活腻了……哟，是吴哥啊，您这话说的，我和他可是公平买卖。您看，我这块玉可是上好古玉，换他的香炉，明显是我亏大了。”侯三儿看到来人是吴立，却没了先前的嚣张，连连朝吴立打眼色。都是从地摊贩做起来，吴立在月耳巷还算有些名头。

“上好古玉，哼……”何锐冷哼了一下，那玉明显是云石做的，这也叫上好古玉？看侯三儿这架势那老汉不卖就不准人走了，这却让何锐对那老汉的东西有了些兴趣。也不管侯三儿，对老汉问道：“老哥，您要卖的东西可以给我看看吗？”

那老汉看了他一眼，觉得这人还算礼貌，面相比较和善，于是把怀里的铜制香炉递到何锐眼前，但双手还是死死地抓着不放。

何锐没有在意，只是用手指轻敲了几下，传来浑浊沉闷的声响。再看表面十分光洁，还有能明显看到的痕迹。就着老汉的手掂了掂，重量较轻。又问道：“老哥，您可知道这香炉的来历？”

老汉说道：“大兄弟，我瞧你是个老实人。这东西的来历，还要从